



2024巴黎奥运会特别报道



在巴黎塞纳河畔

我们遇见了属于奥运的夏天

傍晚的巴黎，塞纳河畔华灯初上。

记者手记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
特派记者 陈甘露 李佳雨
巴黎摄影报道

当地时间8月10日晚，来自全球的4万余名业余跑者从巴黎市政厅前的广场出发，沿着卢浮宫、凡尔赛宫，跑了一条235年前凡尔赛游行的路线。这是奥运历史上首次设置大众组马拉松赛。

当晚11点半，最后一批跑者出发，卢浮宫方向传来类似舞狮时的鼓声，那是沿途观看比赛的市民，拍打隔离板为跑者加油的“鼓点”。

而一旁，装有奥运圣火的热气球飘在天上，不时吹过的风，让它偏离轨道。奥运圣火照亮了塞纳河，一艘艘游船驶过奥赛码头，船上的人都举起手机拍摄。

一场大众马拉松，让巴黎成为全球最大的夜跑场：拥堵的汽车道、飞驰夜骑的人，河边步伐被阻挡的游客和在露天餐厅喝酒的当地人，当所有的不搭混合出现在你眼前时，也许那一刻你会突然明白，“更开放的奥运会”意味着什么。

A

随着塞纳河“流走的人”

开幕式当天早上，我们在租房附近的小公园晨跑，这里是巴黎17个观赛大屏幕点位之一。早上8点过，工人们还在悠闲地组装大屏，草地上无序散落的工具，让你忍不住为他们担心，是否还来得及？可是，就在持续不断的暴雨中，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了。巴黎奥运会主火炬设计师在接受中国的体育主持人刘语熙采访时说，如果在暴风雨中，一艘艘船驶入塞纳河，就像维京海盗一样，是史诗级的画面。而我们感受到的，是史诗级难忘的经验感：在风雨和稀碎中点燃奥运圣火，取消了烟花和无人机秀，用戏谑和近乎无厘头的态度致敬历史的开幕式秀……

巴黎人有家底，有到不需要显摆，比如，他们的奥运网球场就是罗兰·加洛斯，网球四大公开赛最具特色的红土地之一。第二个比赛日，这里就奉献了史诗级的对话——“红土之王”纳达尔对阵德约科维奇。这是“费纳德”时代的末班车，这是资深网球迷的“爷青回”，这是网球上一个时代的眼泪。

巴黎奥运会结束后，大多数“80后”“95前”运动员将无可避免地道别，他们就如塞纳河水一般，淌过一座桥，又淌过一座桥。

我们在罗兰·加洛斯送别了北京奥



▲ 巴黎街头，孩子们体验残奥会项目轮椅篮球。

▲ 巴黎冠军公园，中国花游选手冯雨和观众自拍。

运会网球男单冠军纳达尔，在马拉松赛道31公里处等来了5次参加奥运会的基普乔格退赛……

而有的人，翻过了无数座山后，和我们在塞纳河相遇。我们看到了那个重新爱上游泳的“小叶子”。12年前的伦敦，她200米混合泳的自由泳速度，超过了美国男子奥运冠军罗切特。12年后，她选择了用四种泳姿中最慢、她最笨拙的蛙泳复出在奥运决赛的泳池。比赛结束后，她说会继续游下去。

时间长河，让我们遇到了“六金王”马龙，曾经在里约萌萌哒比心的“龙队”，说会再想想要不要退役。在他前面，还有58岁的曾志英、61岁的倪夏莲，36岁本命年的马龙的确还年轻。

B

巴黎还需要奥运会吗？

来到巴黎后，我们时常会思考一个问题：巴黎为什么还需要举办奥运会？作为第二个举办3次夏季奥运会的城市，难道他们申办只因为和伦敦（第一个3次举办夏奥会的城市）百年之间暗自较劲？巴黎真的需要用奥运会来证明自己吗？

这个问题，放大了看，也可以等同于为什么人类还需要奥运会？巴黎奥运会前，法国总理辞职，法国政坛遭遇

了40年难遇的左翼力量崛起。奥运会期间，伦敦爆发了十几年未遇的骚乱。没有停火的加沙地带，局势依旧不明朗的俄乌冲突，以及比“丁蟹效应”更可怕的奥运年限定“绿”的全球股市……

在采访刘语熙时，她回忆起了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一幕——“我在去开幕式的路上，看到一个日本大叔举了一个牌子，牌子上写着‘I believe the power of sports’（我相信体育的力量），我当时觉得，那就是那一届奥运会的意义。”

而这一届，让我难忘的一幕是，羽毛球女单颁奖礼上，何冰娇手里拿着的西班牙奥委会徽章。半决赛中，何冰娇对阵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单冠军、西班牙名将马林，马林在赢下首局、次局领先的情况下膝伤复发，哭泣着退赛。

何冰娇手持西班牙奥委会徽章的意义，或许就是我们需要奥运会的意义。在缝缝补补的日子里，需要一道光照进缝隙，让我们破碎的心更勇敢，让我们冷漠的灵魂更温暖。生活不仅仅是“卷”或“躺平”，中间项是，我们都曾经、我们都正在努力。

C

金牌的意义

作为花样游泳半个圈内人，中国花游夺冠的那个夜晚，我的朋友圈被

刷屏——有世界冠军、奥运奖牌获得者、全国冠军、中国第一代花游人。然而，真正打动我的一条朋友圈来自一位基层教练。这支奥运冠军队伍里，有两位选手都是她十多年前选的“材”，悉心培养后送到了四川省花游队。在夺冠的夜晚，她没有炫耀自己“冠军教练”的身份，而是说了一句：“以后去选材终于不需要给家长和娃娃科普什么是花样游泳了。”

同样突破历史的，还有小轮车、铁人三项、艺术体操、女子拳击……他们迈出的每一小步，都是中国体育的一大步，只是，此刻他们或许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小步的力量——2014年李娜澳网夺冠，给守在电视机前的郑钦文心中种下了大满贯冠军的种子；十年后，郑钦文超越了自己的偶像，获得亚洲第一个奥运网球女单冠军。金牌和冠军的意义，或许就如郑钦文所说：“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英雄，有目标就去实现，虽然路上可能会遇到艰辛、困难、疑惑和泪水。我们必须享受这个过程，所有的失败都是为了那一刻的成功。如果你站在我今天的位置上，你会发现，过去的一切付出，在这一刻都是值得的，人生不虚此行！”

D

奥运赛场与城市结合

奥运会还没有结束，巴黎的地铁流浪汉已重新“回家”。还记得11年前在巴黎晨跑，遍地都是垃圾，到处都是鸽子和醉汉。那时，我对这个城市的印象很普通——就是一个普通的欧洲城市。直到本届奥运会，埃菲尔铁塔下的沙滩排球场、凡尔赛宫喷泉旁的马术场、月光下的荣军院是马拉松比赛的终点……这一切就不再普通。

奥运赛场结合城市地标，这个创意早在2012年伦敦就开始践行，但将城市地标和赛场融为一体、玩到极致的还是巴黎。

整个巴黎奥运周期，他们只建了一个永久性场馆。不同于伦敦奥运会“激励下一代”的口号，巴黎奥运就如印象派的习作，光阴和风的感触中，一切定格在了永恒。你很难忘记吴艳妮跑过法兰西大球场的紫色跑道，很难忘记勾勒粉紫色边的乒乓球桌上中国队实现了“全拿”。闭幕式还未开始，属于洛杉矶的“8分钟”也还没开始，但巴黎已抛给洛杉矶一个巨大的压力，并且这道题，还不好解。

有地铁站里的流浪汉，有尚美制作的奥运金牌，有身心疲惫的马克龙，也有甜得发齁的马卡龙，这就是巴黎，这就是属于2024年奥运会的夏天。